

陳板

意外之旅(上)

竹頭角林家銅鑼圈蘇家祭祖會親記

「Ai-no-ko? 怎麼寫?」(華語)

「Ai-no-ko, 雜種啊!」(泰雅腔華語)

「日語啊?」(華語)

「Ai-no-ko, 日本話啊! 唔係雜種, 愛人之子啦!」(四縣客語)

「我年輕的時候, 俊男美女喔!」(泰雅華語腔)

「愛之子, 愛人之子!」(四縣客語)

「這白話講個啦!」(四縣客語)白話是『雜種』的意思! (華語)

「係, ……」(四縣客語)

「我們講日本話, 是『愛の子』嘛!」(泰雅腔華語)

「愛の子!」(日語)

在一次先期的田野訪談中, 我們的小Hi-8攝影機為我們錄下這段交雜著客語、華語(泰雅腔、國民腔)和日語(泰雅腔、客腔和國民腔)的對話。當天是我們在蕭柏舟先生及余錫業先生的帶領下, 第一次踏進林德財老師*在復興鄉長興村的住所。

林老師是當地甚得人望的泰雅族人, 然而他也毫不遮掩他身上流著的異族(客族)血液。這管血液正是由與蕭柏舟先生同村的蘇家那裡流過來

的。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四日, 是農曆大年初五, 早上下著大雨, 霧氣也濃得很。剛響過七點的鐘聲, 彭就來按了門鈴, 我由昨夜兩點多的睡夢中彈



出發合照

了起來, 這天的世紀行動使我的睡意, 在瞬間就打散了。三、兩下完成了簡單的洗刷工作之後, 便和一行行車的錄影小組工作人員出發, 殺往長興。

和林老師相約的時間是早上九點, 我們很刻意的把出發的時間提早, 希望能趕在九點之前到達, 記錄林家人的行前心情。

這一天, 對林家人應當也是一極為特殊的日子罷!

兩個曾經彼此懷著深深敵意的不同族群, 在一陣持續經久的殺戮聲後, 竟出現一個出人意料的新生活關係。因為一個血腥的「出草」事件之

後，客家銅鑼圈被擄走了兩名小孩。多年之後，小孩大了，竟成爲客家先民眼中的「生番」的祖先。

客家人和泰雅人的文字組織邏輯和故事的敘述方式，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兩個走向，我們聽到的同一個事件，在銅鑼圈客家人與竹頭角(長興舊地名)泰雅人不同的口中，竟有十分不同的兩種感覺。

對於銅鑼圈蘇家人而言，當年那位被擄進山裡的小孩，長大之後所以得知自己原來並非泰雅族頭目的親生子，是因為自己的「頭目爸爸」在臨死前，「良心發現」，告訴自己，原來往日的「爸爸」只是養父。並在「養父」對地形地勢的指引(據蘇阿財先生表示，因為當時高山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塊近山高地之地名，也不知道小孩的姓氏，但卻能指明山形水勢)。之後，才憑此座標的指陳尋找到銅鑼圈十股寮的蘇家。當時，據說已是日本時代了，在日警的協助之下，兩家人便進行了「認親」的活動。

而，對於竹頭角林家人而言，我很難感覺到如此清晰的陳述和說明，只模模糊糊地接收到片片斷斷的傳聞。可是對於銅鑼圈人十分具邏輯性的描述，竹頭角人並沒有明顯的表示錯誤或失真！

兩個族群(一個宗族?)，能在相隔三十年(據余主任的推算)的斷隔〔兩族在「認親」之後，便每年一度的互訪，但在三十餘年前因爲蘇阿財(自認

的)語言態度上的小過失，而斷絕了往來〕之後，而再度重行牽上線索，再次面對已漸爲歷史消音的往事陳跡。這不可不說是一件十分令人注目的族群關係互動的鮮活案例。

當我們循著新開通的北二高，由新店經關西而入長興林家，時間果然比預定的九點稍早了些，並也在半途高遶林安國家門外，看到正在宰殺當中的祭祖神豬。然而，因爲一心惦著先行約定的林老師，因此，這個頗具視覺效果的場面，便只好忍痛割愛，不敢在半途稍有耽擱，直撲位於石門水庫邊角的林家。

沒想到，在我們趕路的倉促心情中，竟沒注意到原來林老師正是夾在高遶的忙碌準備工作中，林家反倒讓他唱了一記空城記。

也許是因禍得福罷，陰雨的天候，竟在撲空目標的我們，轉先拍攝林家極爲都市化的「鄉間別庄」之樓房



祭祖

外觀的熱身運動及屋背小山排上輕脆美麗的鳥鳴聲中，漸漸轉開。

石門水庫的水是開用以來前所未見的乾旱，僅存的幾管細流深深的潛伏在林家屋前充滿山砂積土、長滿先驅新草的新生河溝底部。枕頭山和對

面的阿姆坪湖濱飯店，倒因天候之故，頗有雲煙繚繞的仙境般美景。

然而，我並沒被此剛由烏陰打開的天空所吸引而按下相機快門。林家的準備工作似乎也不那麼適宜作為入鏡之用，僅僅能在全家皆處在動員的情景中，感受到當天行動的節慶意味。

當攝影師忙著捕捉別庄外觀之時，原先預想記錄的林家家人在準備過程中每個各人情緒表現已經同時消逝了。當我們由大門外奔回林家花園時，全家都已走出室內，朝著停放在水池邊上的賓士車邁步了。

雖然也遺憾未能以攝影機捕捉林家人臨出門前的特殊感受，但，我對於即將出發，仍有十分巨大的興奮感。

我們尾隨賓士車在彎彎曲曲的山路間爬昇到長興的羅馬公路上時，原本以為車子應當按前晚的計劃直接右轉朝高遶方向出山而去，沒想到賓士車竟朝相反的方向。林老師這時才現身路旁，我跳下攝影車朝他走去，詢問行程。林老師很無奈地表示，還是要先到美腿山莊繞一圈，並含著歉意向我表示不能遵照我原先的建議直出銅鑼圈。

我雖感覺內心有種不悅之感，但事情似乎只能依著新改的行程進行。美腿山莊的主人林文保先生和當天的另一位女主角吉娃斯，早已候在半途了。這倒是一個意外，一個很棒的意

外。我們立刻跳下車，把經過盛裝的（當然已不是泰雅的传统裝束了）吉娃斯的準備、上車、含笑……取入鏡頭。

一行人仍沒出山的跡象，還是繼續朝美腿山莊前行。說「要進去繞一下」，山莊大門卻用大鎖深深鎖著，主人也忘了帶鑰匙，一行人還是在他的帶領之下，自大門旁的小縫魚貫側身鑽進山莊。

目的是要攝影機能拍下一行人自美腿山莊的大門往下走的鏡頭。原來，山莊主人正在擔任臨時的導演。我的內心對此「演出」，既感荒謬也感悲傷。荒謬的是，這個行動讓我感到攝影機所擁有的某種強烈的吸引力（殺傷力？），使得有人會想到利用它來表達某種身份的象徵。而悲傷的是，我們竟也成了攜帶攝影機這個「暴力工具」的入侵者，很顯然的，我們的進入，已經再次地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邏輯。

接下來的「意外」是，主人又導演出另一個場景，主人走入美麗的半露天餐場，取來一瓶竹葉青，邀我們共飲。幸好，在我們真誠的拒絕下，免除了這段「儀式」，但，主人們兩個堂兄弟卻開始喝了起來。

也許，意外才是真正的邏輯。

一次接一次的意外，反倒給了我們新的啓示。山莊的主人又導了一齣新戲，大伙按照導演的指示，喝完竹葉青，又魚貫地由大門側旁鑽身而出，站在豎立招牌的大門口。我們接

下了之後的劇情，攝影師的大機器和我們的照相機對著這場象徵性極強的場面忙碌了起來。

這是不是正和百餘年前林家祖先在出發之前所進行的儀式有所關聯呢？一群泰雅人在一九九四年的大年初五，在長老的安排之下，齊聚在某一個特殊的地點，預備出發前往一個他們在傳說中的平地先祖老家的「現代儀式」！

這應稱得上是當天真正的「出發」罷！

雖然，在我心中倒沒想到的是另一種準則的記錄觀點，可是，似乎我的這種思索方式不適合山上的情境。

我原以為可以用具主動性地方方式，選擇我們預設的某種隱藏的、底層的、普羅的觀點，直接進入為表相所掩藏了的原住民真相。可是，事實卻指向另一端，隱藏、底層和普羅並不是可以自由獲得的。

彭似乎也感受到空氣中的無奈和荒謬，便隨意地為此場面製造某種快樂的氣氛，「出草囉！」他帶動著齊集的現代泰雅的出發感。

「出草囉！」大伙被這句話激發出一股強烈的快感，也大聲的喊了出來。

來到高邊林安國家之前，鞭炮突然響了起來，我實在搞不懂到底這鞭炮是爲了什麼而放。或許又是另外一次「意外」罷！

等鞭炮濃煙隨風而逝之後，才發

現，神豬已經上好架，嘴中還和七月中元普渡般含了一粒橘子。後來這個小橘子在林家「祭祖」之後，被供在桌上的大虎頭柑所取代。

林安國召進四、五個家族長老，祭告祖先，可是他的兒子也是新科的縣議員卻仍舊站在門外，不知是否輩份太小還是信仰方式不同？

客廳朝門口的牆面上，以紅色臘光紙寫著「卜大之神位」。衆人以漢人的方式舉香祭拜，並由瓦旦·筆勞(林安國)以泰雅語敬告「卜大」，這位林家在復興鄉的祖先，內容是表示當天要往一個平地祖先Nokan的老家……

瓦旦：「我們客家很偉大的客家祖先……今天我們要去迎接我們的客家祖先；我們的客家的祖先，我們今天要和他見面。以前，我們的老人家沒教我們，所以我們不清楚，今天我們知道了，所以全部的親戚朋友，要到我們客家祖先的前面去見面。

今天我們要去客家親戚那裏，迎接客家祖先挪幹(Nokan)的靈魂今天要去銅鑼圈見挪幹(Nokan)的靈魂，所以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來了，我們平地的祖先和泰雅的祖先，也要好好的見面。

平地的祖先一百多年沒見面了，我們後代的子孫全部來了，要去銅鑼圈看平地挪幹(Nokan)原來的祖先。我們去和他見面。

我們泰雅的偉人來相會，我們後代知道前代的祖先，我們瞭解這個情

形。今天山地有很多的親戚要去見面。」

祭完祖，長老們跑來和我們商量「神豬走前面，還是後面？」

殺豬祭祖，這種犧牲的方式，是泰雅人本有的一種牲禮還是學自漢人的？但，似乎在此之前，並沒在此地有相類似的祭祖儀式，也才會需要和外人打商量。

面對這個「創舉」，倒不會讓人犯著禮儀上的禁忌，於是我便未經深思地，以視覺節奏的考量下，建議神豬車走第二。沒想到長老們立刻便同意，並當場決定其中一部走隊首。

事情發展到此，我倒不希望太按「常理」進行了。

我希望他們能緩下印象中的速度，以便我們能先到銅鑼圈，記錄已經等在莊口的蘇家歡迎隊伍。沒想到還沒開口，吉娃斯的兒子已先開口，要求我們開慢一點。原來剛才走過的一小段路，吉娃斯已經暈車了，生於日本時代的七十八歲老吉娃斯大概很少以高速奔馳的經驗罷。

吉娃斯乘車緊緊咬著因為延途攝影而車速不一的工作車，是由於他們並不真的清楚吉娃斯六十餘年前曾到過一次的「銅鑼圈」的確切所在。

終於把種種行程安排妥當之刻，林安國又在行前向我叮嚀一句：「到金鳥樂園檳榔攤時，可不可以停下來，拍一下他們叔叔的家……」我以為他的叔叔是金鳥樂園的合夥人或股

東，或許也可藉此機會將「現代出草」的路線（地標）順此機會記錄下來，便也十分樂意接受這個「意外」的安排。

沒想到當我們興沖沖地把車開到知名的金鳥樂園時，長老們竟超上前來說「過頭了、過頭了！」林安國似乎不太好意思的表示，如果麻煩的話，不拍也沒有關係……但，此刻我反倒已經習慣了不斷偏離預定計劃的「意外邏輯」，也趁此機會把原先拍攝時的戰備緊繃狀態的心情放鬆下來。

「過頭了，回頭罷。」我們向泰雅朋友們齊聲大喊。

然而，攝影師反倒不知道當拍些什麼，我們向他建議可把附近的環境帶進去，就把它當作是記錄泰雅和客家兩個族群相會過程中的中途地標罷！

其實我也不知道林安國要我們拍些什麼，一個特殊的儀式？還是某一個特殊的地點

然而，卻在我還陷於失去重心般的猶豫迷惘情緒中，耳背傳來林安國的聲音。他的叔叔住在金鳥樂園隔鄰另一個遊樂區對面最邊間的一戶未上漆未貼面磚的販子屋中，這棟房子和我們在全台各地所見的「現代建築」並沒有兩樣，但，這個已經太平凡的台灣空間景象，對於泰雅族作為台灣原住民的某種文化上的意義而言，便不是一個能輕易忽視的問題了。它毋寧是一個必須以加倍的情感深深注目的台灣人文變遷的課題罷！



一級棒檳榔冷飲

原來，他希望我們拍的是，他的叔叔從家門口往外走的場面。當我們看到林安國指導著他的叔叔由外頭的座車走進房內，再以慎重的姿態由家門走出來時，我也感受到了一股令人愉快的泰雅幽默感。

這件事情讓我想起了泰雅詩人瓦歷斯·尤幹流露在筆底的泰雅思索方式，他出人意表的蒙太奇文派由一個嚴肅的開頭剪接到卡通影片的跳躍情愫。

叔叔夫婦兩人的確是十分嚴肅地邁著步子，齊著步履走向他即將駛往銅鑼圈的小轎車。攝影機的位置大概也感受到泰雅的邏輯，意外恰當地擺對了地方，叔叔夫婦上車時，背景是

一個小姐帶著一對小朋友，向兩位長者送行：「再見！」他們自一座全台各處都可看見的鋁門窗製檳榔攤的窗子和門口中伸出六隻手。

原來，連在大聲的「金鳥樂園」底下小聲「一級棒檳榔冷飲」，才是我們的攝獵目標。在那天略帶冷冽的濕空氣中蘊含著略帶荒誕的泰雅幽默風情，我這個流轉在城鄉間的平地人，真一時無法立刻領略其中的樂趣。說得誠實點，在那個時刻，我的情緒毋寧可以說是帶著相當程度的薄視罷！「這該算什麼呢？這樣的鏡頭如何剪進影片中呢？」可是，事隔一天半，當我重新回想那個場景時，我才真的覺醒過來。原來，問題出在我當天像個睜眼的瞎子般，只會抱怨拍攝對象不按「原訂計劃」進行，根本看不到事情正在循著另一套清楚的邏輯前行。這才是一種長期為我們所乎忽略掉的底層的、隱蔽的人民聲聲音罷！ ■

營業時間：星期一～六・11:00～21:00／星期日・12:00～18:00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6巷7號2樓



女性書籍專賣・西文圖書代購・音樂飾品・恤

各式藝文活動・品茶聊天沉思・活動場地租借